三才廣志

兵

遏盜

周礼士師之職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追逐）胥（擿盜賊）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鄭玄曰鄉合者鄉所合也

賈公彥曰合其入民之什伍者此即因内政寄軍令之類五家為比比即一伍也二伍為什以此什伍比追胥焉

士師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撟邦令六曰為邦盜七曰為邦朋八曰為邦誣

鄭玄曰邦汋者斟酌盜取國者家事邦賊為逆亂者邦諜為異國反間者犯邦令干冒王教令者撟邦令稱詐以有為者為邦盜竊取國之寶藏

王昭禹曰為邦朋為私黨以亂民也為邦誣造訛言以獲衆也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之入于司兵

鄭玄曰任器貨賄謂盜賊所用傷人兵器及所盜財物也入於司兵若今時殺傷人所用兵器盜賊贓加責役入也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illegible]樹 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廬之井封若有賓客則令守涂

地之人聚𢹂闗契析之有相翔者誅

鄭玄曰廬客行道所舍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隔絶也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及晝止者也井共飲食𡉚為蕃蔽相翔猶昌翔覘伺者也聚𢹂之聚緊𢹂以宿衛之也有姦人相翔於賓客之側側誅之不得令寇盜賓客

丘濬云案臣請嚴敕捕盜之官都城之外五百里内有賊刼掠者其應捕及統督者不獲盜皆革其官服俾以必獲為期三月之外除其名然京師地大而人衆俗雜五方難於辨識within其督責於其後孰若有預備於其先請於都城之外分為數路每路約量遠近立一望樓每樓於常操軍撥馬軍十名步軍十五

名五日一番輪守樓上置古一白旗一烽火
一遇有盜賊樓上軍即擂古夆烟以白旗指
其所在之方樓下軍具器械逐之必抓其所
至如此不必嚴刑督責而盜自無矣若大冬
月河氷之後於都城外設東西二营委軍官
一員督令馬軍各一二百名有大軍運載者
許其預投辞告知會集衆軍必五車然後偕
行每車差馬軍三名護送其軍人芻料之具
就俾僦爭者給之仍先行合經由軍衛如自
良鄉至涿州涿州至河間河間至德州臨清
濟寧以至於徐州此數處該班官軍十月以
後暫免赴操俾委官督令馬軍以次遞送至
交換處遇有回車仍令順護以回如此則道

途無壅塞之患商宦無畏途之憂四方之人經歷難險至於近郊舉首仰望九重宮殿於紅雲紫霧之中卽有登仙之樂矣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鄭玄曰夜士主行夜徼候者王安石曰禦晨行禦使須明而行禁宵行者禁之使止也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城內謂宿衛宿互欜者與其國粥養也欜美卒而比其追逐亡胥讀胥參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趍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察也

鄭玄曰禁徑踰者兵車趍行者馳騁於国中者皆爲其惑衆也

賈公彥曰邦有故謂有寇戎大喪札皆恐有姦非則令各守閭巷門有執節公使者不幾察也

論語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朱子曰言子不貪欲則賞民使之爲盜雖民亦知恥而不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朱子曰爲政者民視所效何以殺爲欲善則

民善矣

尹焞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况於殺乎

子曰君子有勇無義爲亂小人有勇無義而亦爲盜

蘇轍曰古之聖人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而誰與爲亂哉昔者唐室之衰燕趙之人八十年之間百戰以奉賊臣竭力致死不顧敗亡以抗天子之兵而以爲忠臣義士之所當然當此之時燕趙士爲無義也故牽其忠誠專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之至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故

夫燕趙之地常苦夫士大夫之寡也

秦二世時發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屯大澤鄉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法皆斬勝廣因天下愁怨乃殺將尉令徒屬曰公等皆失其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皆從之乃為壇而盟稱大楚攻大澤鄉拔之比至陳卒數萬人又據之遂自立為王群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之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至者曰群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也乃悅

丘濬云按盜賊之起蓋有所自也秦自始皇

以來所以勞民力苦民心費民財戕民財者非一日矣民無以為生舉手動足何者非殺身之地使有一隙生路民亦不尋死矣不得已而死中求生此勝廣之徒所以造亂也二世承始皇酷虐之後天下愁怨之時雖施之以仁恩惠政猶恐不能補救况又自蔽其耳目哉盜已衆矣而猶稱無盜 臣不有言盜者反怒之不當怒而怒當憂而不憂天下安得不亂哉

漢武帝天漢中東方盜賊滋起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二千石掠鹵鄉里道路不通上使始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所至

得擅斬二千以下誅殺甚衆一群多至萬餘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而可柰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

丘濬云按立法以除盜賊不可以不嚴亦不可多以過於嚴不嚴則有司不肯用心除賊遂至養成大禍過於嚴則有司恐罪及己上下相蒙蔽以避文法因而馴致大亂二者皆罪中盜也盜賊之起必推求其致盜之由既得其由必研窮所以至於此者何故也既得其

故必反其所為以民待民而不以為盜待民是而民為盜猶自若也然後以盜待之大抵民之所以為盜之故不在朝廷則在官吏又不然則是姦民之乘間生事也國家不幸而有盜賊之興則必反而思其所以致之者其禍起於朝廷則反已自責去其敝政起於官吏則根究所自而誅逐其人若但出於姦民則必急勦絶之痛懲以警衆使毋至於滋蔓也如此處之庶幾得中道乎

宣帝時渤海歲飢盜賊並起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拜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

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良吏
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民猶治亂繩不可急
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
以文　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
贈遣乘傳至渤海界群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
書敕屬縣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為良民吏
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
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
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
慰安牧養焉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
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種樹畜養民有
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待
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至

是入為水衡都尉

丘濬云按宣帝以渤海盜起選能治者丞相以龔遂應詔可謂得人矣以今觀之雖曰遂之才能然非相臣之奉則帝無由得以用之宣帝召至殿廷親行詰問假之以文法寵之以厚賜此遂所以盡心効力使群之盜賊悉平而皆為良民也於此一事可見宣帝留心民瘼雖以一遐遠之群二千石之吏猶拳拳如此蓋無毋負乎上天之付托祖宗之傳序而亦不虐受臣民之供奉愛戴之

甘露元年免京兆尹張敞官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使使者即家召敞拜冀州刺史到部盜賊屏息

丘濬云按朝廷不可無名望之臣名望之臣一足以當才能之臣十大才能有無固在乎其人而其名望則係人君優假以養成之也朝廷有此名望之臣天下之人聞之有素一旦有緊劇難處之事委以任之則事半而功倍矣盜賊雖曰小人然非有智術者亦不能以聚衆也所以敢於犯天誅而滅爲族之夆者非不知王法之嚴也自恃其能而謂人皆不已若也而一聞有智術出其石者其氣自餒而從之者亦泮然解散矣宣帝起張敞而用之蓋此意也

灵帝時鉅鹿張角事黄老以妖術敎授號太平道自稱大賢良師呪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

首過遣弟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
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兖豫莫不畢應填塞
道路郡縣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為民所歸楊賜
上言宜勑州縣簡别流民護歸本郡以孤弱其
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事留中司徒掾
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帝殊不為意角遂置三
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
各立渠帥訛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
京城寺署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
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以中常侍呐官封諝
徐奉等為內因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
角弟子唐周告之於是先收元義車裂詔三公
司隸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事角道者誅殺千

餘人角等知事已露馳敕四方一時夆起皆著黄巾為幟所在燔刼長吏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

丘濬云按黄巾之起始於張角以符水治病遂至轉相誑誘遠至十餘年多至數十萬天下九州從不者八州内而宫省之宦官近而京城之直衢莫不事其道而同其謀其原皆起於符水呪病而已今天下往往有以此治病以求衣食者而京師尤多不徒不禁絶之而又為之建祠宇用其人以清要之職則又不獨下之人為所惑而已也嗚呼先王之世左道惑衆者必誅政恐其惑世而馴致於大乱也有志於防乱者不可不戒之於微哉

靈帝以黄金日盛召羣臣會議北帝太守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中常侍呂彊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角合謀為變滋大請先誅左右貪濁大赦黨人料簡牧守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時宦官趙忠張讓等貴寵第宅擬宮室及封諝徐奉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者今禁錮令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角通

丘濬云按張角之亂積十餘年而人從之者幾徧天下則雖内官在天子右左亦與之與謀無一人敢言者何也蓋一時賢人君子中常侍皆以謀為不軌而禁錮之是以舉世之

人莫緘口不結舌也吕彊為不赦黨人將與角合謀此蓋以危言激帝不黨人豈為亂者哉是知為治之急務莫急於通人言人言不通雖以天下之大皆從一賊而無一人之敢言黄巾之亂若非其黨之自言則靈帝終不知也嗚呼後世人主宜以為鑒

黄巾餘黨賊帥韓忠復據宛拒朱儁儁鳴古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執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内一統為黄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

丘濬云撥處事者當知天下之大義朱儁謂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内一統為黃巾造逆故不納其降以縱敵長惡以為形同而勢異嗚呼此豈但形勢哉大義亦不過如此也

交阯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選執刺史賈琮為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遥遠造冤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師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為之歌曰賈父来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蘇洵曰天下之勢遠近如一以吾言之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今廣南川峽例以為遠而朝廷稍有所優異者不復官之於此列其地控制南夷氏蠻最為要害土之所産又極富夥明珠大貝紈綿布帛皆極精好水載出境而其利百倍故吏不能皆廉方今賦取日重科歛日煩罷弊之民不任官吏復有規求於其間淳化中李順竊發於蜀州郡數十望風奔潰近者儂智高亂廣南乘勝取九城如反掌國家設城池養士卒蓄器械備米粟以為戰守備而凶豎一起若涉無人之境者吏不肖也

元魏孝文以李崇為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盗

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為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声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禽獲其後諸州皆效之自從始也

立濟云按李崇建樓置鼓防盜之法今亦可行然可於盜發之時行之平時不用亦可

孝明時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預征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皆有稅百姓嗟怨郎中辛雄上疏以為夷夏之民相聚為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宜分郡縣為三等清官吏選補之法不拘以停年三載黜陟有稱職者補在京名

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為内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申彊暴自息矣

丘濬云按北魏之時以盗賊滋蔟之故征討不息遂至国用耗竭而行一切聚歛之法議者歸其罪如守令不得其人誠是也今宜為之法曰州縣境中有盗郡聚至五十人以上者半年不獲親民官革去冠帶捕賊一年不獲者除名府官及分巡官遞減其罪獲盗之数十獲其三即與准免

隨煬帝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蔟民夫運米塞下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谷價踴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数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糴以償之又

發鹿車大六十二萬二人共推米三百石道途
險遠不足充餼粮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
以官吏侵於百姓窮困於是始相聚為郡盜鄒
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
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
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於是平原刘霸道
漳南竇建德鄃人張金称蓨人高士達皆聚衆
為乱自是所在群盜蜂起不可勝数徒衆多者
至萬餘人攻陷城邑
唐懿宗咸通九年初南詔陷安南敕除泗募兵
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别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
至是戍桂者已六年屢求代還徐泗觀察使崔
彥曾性嚴刻押牙尹戡等用事以軍帑空虛不

能發兵請令更留戍一年戍卒聞之怨都虞候
許佶等作亂推粮料判官龐勛為主刧庫兵北
還所過剽掠州縣莫能禦詔遣中使赦其罪部
宋歸泰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招集亡命衆至
千人陷宿州城悉聚城中貨財募兵得數千人
自称兵馬留後尋陷滁州城城中願從者萬餘
人勛又募人為兵人利於剽掠皆斷鉏首而銳
之執以應募由是賊衆日滋官軍數不利遂破
魚臺等縣又陷都梁都據淮口漕驛路絕勛又
分遣其將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沭陽下蔡烏
江巢縣攻陷滁州大掠泗州勛自謂無敵於天
下作露布散示諸寨秉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
商貨既而諸道兵大集於宋州勛始懼應募者

盜少勛乃驅人為兵歛富室及商賈財十取七八殺崔彥曾自称天冊將軍勛自九年七月作乱至明年八月始為官軍所平

胡寅曰何以聚人曰財故省費節用恐窮竭而召禍也民無信不立故明約慎令恐欺詐而人携也徐卒所以叛者為崔彥曾失信而已彥曾所以失信者為軍帑空虛而已自宣宗末年諸鎮相継逐帥而叛言事者以謂藩鎮減削衣粮以充貢獻之所致况懿宗窮奢極侈所費不資則歛財之方必又多歧州府調度僅足自給一有変故無以應之如徐州是也然則儉與信豈非為国之急務乎

僖宗時政在臣下南牙宰相北司宦官互相矛盾自

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始聚衆數千起於長垣明年寃朐人黃巢亦聚衆千應仙芝巢少與仙芝俱以販私鹽為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為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

范祖禹曰自古賊盜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暴賦重斂而民之失職者衆也唐之季世政出閹尹不惟賦斂割剝復販鬻不恤盡命

民利故有利鹽之盜使民無衣食之資欲不
亡其可得乎
廣明元年黄巢陷東都留守刘允章帥百官迎
謁巢入城劳問閭里晏然張承範等将神策弩
手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
名軍籍厚得稟賜但華衣怒（鞭之以激其怒而戾馳也）馬憑
勢使氣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父子聚其多以
今帛顧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承範等
至潼関搜菁中得材民百許使運石汲水為守
禦之備與齊克讓軍皆絶粮士莫有鬭志巢至
夲声大呼声振河華士卒飢甚遂焼營而潰賊
自潼関入長安称齊帝改元金統
中和三年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多遣人歷縣鎮

詗事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楊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亡人群盜中捕盜使楊遷誘弘讓出首而執以送使云討擊禽獲以求功敬瑄不之問殺之備極慘酷見者寃之又有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避杖亡命楊遷發誘能方出聞弘讓之寃遂大罵楊遷去而發憤為盜驅良民不從者奪家殺之踰月衆至萬人立部伍署戰役橫行邛雅二州間攻陷城邑所過塗地先是蜀中少盜賊自是紛紛競起

丘濬云按盜寇之生發固有民窮而為之者亦有官吏將領激發而致之者焉此又不可不知

周世宗時竇儀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資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為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為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為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累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鄰縣充斥而一境獨清令他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

兵

過盜

宋太宗淳化四年青城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自後任事者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買不得私市布帛蜀地土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兼幷者益糶賤販貴以規利青城民王小波因聚衆為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城掠彭山殺縣令旁邑響應王小波中流矢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為帥寇掠州縣衆至數十萬僭称大蜀王詔以張詠知益州得便宜從事時宦官王繼恩及兵官正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

頻師不進專務歛慱剽掠寇匿山谷恃險於結集勢復大張州縣多陷詠至以言激正等勉其親行仍盛為供具餞之酒酣舉爵屬軍校曰爾曹蒙国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城還為逕死所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多脇從詠移文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不亦可乎

真宗咸平元年廣武叛卒劉旰嘯聚數千輩遂殺巡撿使略漢蜀邛州

咸平三年益州戍卒作亂奉王均為帥均僭號大蜀改元化順陷漢州

呂中曰李順之黨方息而劉旰畏劉旰之徒

方平而王均起何蜀之人好亂耶蓋蜀民勇悍人狃於僭偽之久故易誘以亂耳然安李順之黨者張詠也平刘旰之亂也亦張詠也代以牛冕則李均反教守其可非其人乎張詠使蜀者耳真宗曰得卿治蜀無西故憂此為蜀擇詠非為詠擇蜀也

仁宗慶歷中貝州宣毅卒王則據城反則涿州人初以歲飢流至貝州自賣為人牧養後隸宣毅軍為小校貝冀俗上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諸圖讖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出世則之貝毋訣也嘗刺福字於背己為記妖人因妄傳則字隱起爭信事之州吏張巒卜吉主其謀黨與連德齊諸州約以正旦斷澶州浮梁

作亂會其黨潘方淨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
事覺被執故不待期冬至日知州張得一方䜩
官屬謁天慶觀則出其徒刼庫兵執得一因之
殺通判董元亨等則僭稱東平郡王建國曰安
陽事聞以文彥博為河北宣慰使平之
歐陽脩言近日盜賊縱横若不早圖恐貽後悔
臣計方今禦盜者不過四事一曰州郡置兵為
備二曰選捕盜之官三曰明賞罰之法四曰
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使不起為盜
富弼言于仁宗曰防得多有兇險之徒始初讀
書郎欲應舉及其長立所學不成雖稍能文不
近舉業仕進無路心常怏怏頗讀史傳粗知興
亡以至討尋兵書習學武藝因此張太嘗瞎遂

生權謀毋遇災祥便有竊議自負所圖甚大歲
視州縣既不應奉又不別營進身往往臨名詭
姓潛跡遁形乃與其徒密相結扇此輩散在民
間實多縱無成謀亦能使禍要在得而縻之使
所謀不成乞命臣寮可委者多方採訪如有此
等之人作草澤遺逸薦于朝廷隨其所能量加
恩命
蘇軾言于神宗曰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
志不失為君子若得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
門則無所不至矣臣頗特為京東西河北河東
陝西五路別開仕進之門古者不聞以文詞取
人故得士為多能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趣
百川赴焉蛟龍〇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鱉無

所還其體而斟酌為之制恩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其人才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薦其材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数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途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

軾又代淮南轉運使李宗言于神宗曰揚雄有言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而班固亦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人之姿而惜其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是知人言善惡本無常性若樂得其道則向之姦猾盡是忠良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間推使韓彭不遇漢高與盜賊何異臣切嘗為朝廷計以

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帝嘗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至以軍以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為少衰者其黨故不可盡也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事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為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卒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才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皆公死黨之士相與出而輔之也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東西職司久任徐沂兖單濰密淄齊曹濮知州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家富而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而好施如此

之類皆召而勸將使以告捕自校籍其姓名以
聞於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真盜大姦
隨即錄用若只是尋常劫賊即累其人數酬以
一官使此輩歆艷其利以為進身之資但能捉
獲數人則一路自然親勸貢奉之外別設此科
則向之遺才皆為家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
徒

秦觀曰自古盜之所以興皆出於仍歲水旱賦
歛橫出徭役數發故愚民為盜竊其於山海險
阻之間以為假息之計所可深慮者其間有豪
俊而以何則人之豪俊猶馬之有驥犬之有盧
雖上觀下獲一日千里而蹶蹄[illegible]之便亦可畏
也昔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

蓋吾知其無能為也天下騷動大將得之隱如一敵國云唐縱朱克融北還盧龍未幾軍亂遂復失何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間擊吳楚而成敗為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盜賊之間而有豪俊豈不為可深慮也哉臣以為銷亡大盜之術莫大籠取天下之豪俊天下豪俊為我籠取則彼卒材鼠輩雖有千百為群不足以置齒牙之間矣國家取人之制其選高者惟制策進士夫豪俊之士固有文藝縱橫之間無不可者推魯少文獨可以任之大事者使天下豪傑皆文武縱横之才二科足以取之若有推魯少文之人則不可得而取之矣是制策進士所得之外不能遺材也

富弼言于仁宗曰今来累有盜賊白日入城開軍資甲仗等庫劫取衣甲物帛散與賊黨州中兵士不滿三十人州官散走賊徒恣行劫殺殊無畏憚官司勢不能制禦大小忿聚集尚如此姿悔此後更有大盜殺官吏擄州城盡取官私財物召募徒衆必且將至千万人以與朝廷相抗賊徒大劫財物散施無涯則貧民樂随矣恣行劫殺使人震恐則大小脅從矣朝廷賞必有限罰必有條不得如賊之使人樂隋而脅從也若諸處觀望姦雄相應而起賊滿天下則大事去矣秦末隋末唐末皆由此而亂臣夙夜思慮實為寒心

趙膳言于英宗曰伏見群盜殺害輔郡之官吏

擊因叛起京畿之獄此皆前古禍亂之萌朝廷腹心之慮爲最急務而政府惟不過發閲移爲增責之狀州郡亦不過備游徼爲期會之迹而已文書下報但用習常苟求安問未有惟國家窮淵藪積姦之原塞万一不測之計也又曰昔用一郡守則盜賊屏息今縣官數十員而不能禁者何哉蓋昔之責人以實效而今之官司取空文也今盜一發符牒四走則曰吾有文書下一路矣帥府則曰吾有文書下郡矣按具則吾無責也郡則曰吾有文書下巡邏令尉矣閲白即吾無責也令尉則曰吾有文書下坊里保伍矣期會即吾無責也此其由來得非自朝廷之守空文耶

蘇軾言于神宗曰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合離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漕輸河北缾竭則罍恥脣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為盜賊為患最甚因為陛下畫所以待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為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係也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從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麥一熟而饒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為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礧木砲石戰守之具以為城相表裏而

積三年糧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絶人喜為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為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百里間其人以自負凶桀之氣積矣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才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邪

徽宗宣和二年建德軍青溪民方臘世居縣堨村托左道以惑衆縣境幫源朱崗山谷幽險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朱勔領應奉局於蘇花石之擾比屋至愁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誅勔為名起作乱

自號聖公建年號置官吏將帥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民平二百萬凡得官吏必斷臠肢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警奏至京師方聚以圖北伐矣王黼匿不以聞於是光焰日熾附者益衆東南大震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為宣撫使譚稹為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討之貫至吴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亟平至此耳即承詔罷之吴民大悦

元順帝至正六年兩淮鹽運使宋文瓚言江陰通泰為江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国初設萬戶府以鎮其地今戍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賊凡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

威爲所致後竟假手盜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亟選智勇以圖後功

八年台州民方国珍爲乱聚衆海上寇温州十一年命江浙左丞孛羅帖木兒討之十二年從判殺泰不花尋命納麟討之十三年從帖里帖木兒請授国珍以徽州路治中不受命十六年国珍復降以爲海道漕運萬户未幾以爲江浙行省參政

元末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夫開河民心益愁怨思乱欒城人韓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其黨劉福通等同起兵以紅巾爲號既而山童就擒福通遂破潁州據朱皐攻羅山等縣陷汝寧光

息等縣府州衆至十萬

立漕云按

国初於南京設為四十八衛每衛各有營營兩際各為門本衛官軍執居其中遇有警急起集為易又於五城各設兵馬司設立方手專以巡徼京城內外即周官修閭氏之戒也又於各坊里巷立為火鋪支更守夜其與修閭氏所謂互櫜追胥者無以異焉蓋衛所有定居則呼召之軍易集巡徼有攸司則追胥之責有歸

祖宗思患預防之意深矣惟今

京師蓋襲勝国之舊街坊里巷參錯不齊而衛所散處而士卒之名隷尽籍者聚散無常

甚者野處在數十里之外幸而承平無事一旦
而不幸而有意外之變出於倉猝之間急欲
有所召集豈不難哉臣愚欲於無事之先而
豫爲有事之備請復
祖宗南京舊制雖然時異勢殊當守成之後而
爲創始之謀誠未易也無已請用
祖宗之意以爲今日之備可乎夫南京之衛四
十八字
京衛七百有餘其衛署隨處散置中亦未有
衛署者且其軍士雖係籍衛中食粮至其操
練以待調發則分在各營必欲使每衛各爲
一處聯比其居决有不能者今名籍在衛所
隊在伍將領而其所居之地方則各屬兵馬

司也今京城地大人聚衆四海之人雜五方之俗承平日久人烟衆盛姦宄實繁一城之大僅設五司官僚十數員兵卒百十輩而京城内外不下百十萬人家力有所不周勢有所以及臣請每城量地廣狹遠近添設行兵馬司數處每處添設副指揮一員居守其司署相去以鼓相聞爲限司前用四木建鼓樓一所添兵置鼓以支更每更擊鼓而火舖則擊柝以相應由近及遠不許雜亂又於該轄地方除官民及匠外凡係見操官軍在地方住者不分貧富及上班者皆俾報名附册就於本坊見居軍官中推舉其嘗操者一員官最高者或侯伯或都或都指揮無則把總指

揮爲衆信服者奏
聞以爲地方總領每季一造册册成各爲三
一留本司一送兵部一送總領官每季行司
兵馬率領本坊居官軍送赴見總領官司居
衆見每年四見此外不許擅自起倩舊例每
兵馬司歲委御史一員督察今既多立分司
宜赴地方廣狹添差分管遇有徼急兵部下
兵馬司行御史督該司起集該方軍官赴總
領處聽用如此則一倉卒事起有備無患非
祖宗設立軍營初制然於其間處置得宜處用運
有方則亦其遺意之彷彿也又京城内外自
來街坊因襲前代舊名俚俗不雜混亂無別
宜令各該御史督司兵馬司官分界畫圖別

立新名每處立一大舖分統小舖每小舖設
更夫六名每夜自二更一點起守至四更三
點止其初更及五更不禁人行每更二人一
守一巡其大舖更夫倍之大舖之立必在本
巷内出大街口邊對立木樁二六尺以下懸
鐵索三以截斷行路二更一點以後即横絙
以絶往来至四更三點方開其他小巷口可
通大街處俱為柵門一更三點即鎖斷五更
一點方開各行司為印烙牌數十面遇有公
事及家人水火昏喪緊急等事許先赴行司
告領牌面遇夜照放無牌面闌出及擅開者
坐以罪每大舖置大鑼一面小舖各置其小
者一面遇有盜竊　羅相應其城中大街及

城下皆不必立　其大街中及城下居者俱
分守各巷口大舖大約京城直南北大街不
過數處假如崇文門自門至四牌爲一節又
自此抵城下爲一節每節夜撥馬軍十五
名每夜止巡二更三更四更更輪五騎往
來巡邏其餘放此其九門城垣之下以城爲
限每城撥軍之數亦如之其巡邏之軍五軍
大營每日於見操官軍內輪差如此則人家
有盜賊之警而更舖得以闌拒而賊不得以
出入
国家有倉猝之变而軍士易於召集而賊不
得以縱横此雖瑣末之事而所關係實大爲
国遠慮者可不加之意乎臣因是而又　一

見焉者者周幽王舉火以戲諸侯則是三代之特不獨邊境置立烽火而宮禁之中亦有之也今
国家運氣隆盛德澤深厚所謂億萬年磐石之中泰山而四維之者也萬無義外之事然杞人憂天天豈有墜理杞人憂之而憂之誠愚也然不失為愛天之深因愚請于皇城中豫舊二高竿倖有不測之事即於瓊島上立之懸紅灯為號其事緩急以灯多少為符預以適告諸總戎大臣俾知其故又於九門上各立高竿以懸紅灯定多少之數以示緩急之別偏告諸軍以為進止分散之令如此則不須三令五申而六軍 可以不言而諭

召而至矣此亦　　一慮也

丘濬云按仰惟

祖宗用人於科目歲貢之外別有賢良方正才識康茂經明行脩諸科下至富戶老人亦在所用之列蓋以天下之大人材有能有不能故以此待之使其咸盡所用而無遺也近日用事者乃盡去之而顓歲月科貢二途甚非

祖宗意也臣愚願復舊制諸科以收拾天下遺才又敕有司凡士子有不習舉業者有他才能藝術可稱者許薦之隨所能而識之量授一職其大江以北才人樸實固有心解而口不能言口言而手不能書者其中有知達情諳武事及膂力拔能過人者亦許以名聞量

用以為都司衛所幕官或補任或注添或於武職中識職其中才能出　者果有顯效則不次用之以為將即以為方面異日為國立功名撫夷狄亦未必不賴其用也夫然則天下之有才者皆有用而無出位之思

國家之所用者無遺才而無意外之患黃巢必不販私鹽張崇必不為　能草書懷與若水必不童江面張元　必不為夏人之用黃師宓必不主儂氏之謀徐伯祥必不引交人以入寇也

符卩

說文符信也从竹付聲一曰符之為能扶也兩相符合而不差也一曰符者輔也所以輔信

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以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為符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

增韻符節所以示信也集韻別作節徐曰卩象半分之形守国者其卩半在内半在外有三卩以命數為大小角卩犀角為之符卩如今宫中官詔符璽卩今之印章旌節今使者所擁節

釋名卩以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

周禮疏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国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国之使

節山国用虎節土国用人節澤国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門関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陳氏禮書曰節之為物或以玉或以角或以金或以竹或用以守或用以使或用以民周官掌節之所掌者八玉節也角節也虎節也人節也龍節也符節也璽節也旌節也小行人之所達者六虎節也龍節也旌節也符節也管節也掌節守邦国者用玉節守　鄙者用角節此用以守者也山国用虎節上国用人節澤国用龍節皆金用之此用以使者也門関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用此用於使

與民者也折竹為符節全竹為管節小行人有管節而掌節無掌之者掌節所掌謂之邦節以輔王命則所謂邦国之使節使邦国者所執也小行人所達謂之天下之節則所謂龍節人節虎節管邦国都節使者使者所執非王官所掌也掌節無都鄙之使節以使都鄙之無節特以旌節行之也小行人無皇節以其所掌者使節而貨賄之事不預也然節不特八節六節而已典瑞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瑑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除慝以易行穀圭以和難以聘女鄭氏皆以為王使之瑞節則珍圭牙璋瑑圭琰圭穀圭使者為信於所適者也龍節虎節人節符節旌節行人為信於道路者也調

人九扣難弗辞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此琰圭耳則琰圭不特施於使者民亦與之也書康誥曰越小臣諸節春秋之時宋司馬握節以死司城效節於府人而去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則守節不特於邦国都鄙雖官府小臣亦有之也考工記牙璋穀圭七寸琬圭琰圭九寸漢竹使符竹箭五枚長五寸然則先王之節其長蓋亦不過於此若夫旌節之制又加長焉觀蘇武之杖節則非以寸計之也漢竹使符銅虎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付郡守唐符璽郎九国有大事則出納符節班其右而藏其左先王之節其班藏蓋亦如此然老子曰執左契不責於人則藏其右者非是

周瑞節

地官調人凡和難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

注瑞節玉節　琰圭也和之而不肯辟者不從王命也王以琰圭使調人執之

春官典瑞注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王使之瑞節王使人召諸侯則授之執以往致王命如今使者持節凡瑞節歸又執以反命正義人節虎節是諸侯人之瑞節此珍圭等是王使之瑞節也

秋官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国諸侯者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

冬官玉人注琬圭王使之瑞節也琰圭諸侯有為不義使者征之執以為瑞節

左傳文十二年秦西乞術來聘曰不腆先君之
敝器致諸侯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

周語内史過曰為車服旗章以旌之摯幣瑞節
以鎮之班将貴賤以列之令聞嘉譽以聲之

儀禮聘禮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
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釆六等朱白倉問諸侯
朱緑繅八寸皆元纁繫長尺絇組

禮記玉藻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者以玉為之所
以
信輔於君命者也

太公陰符

後漢方術傳鈐次之符注兵法有玉鈐篇及女六韜要决曰太公對武王曰主將有陰符八等有大勝得敵之符長一尺破軍禽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却敵執遠之符長七寸交兵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失利亡守之符長三寸

隋志兵書類太公陰符鈐録一卷周書陰符九卷

周 陰符

史記蘇秦讀周書陰符以出揣摩

戰国策蘇秦得太公陰符之謀

鬼谷子陰符七術注本太公兵法

通典周書陰符太公曰步車騎三軍同名異用

張衡思元賦李善注引周書陰符

後漢有官志注引太公陰符曰為君守城為吏守我為民守事

文選注引太公陰符曰并我勇力重堅壁壘

周書陰符太公曰好用小善不得真賢

初學記引周書陰符太治国有三常

英蕩

陳氏禮書掌節凡邦国之使節山国用虎節土国用人節澤国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鄭氏曰使節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節也杜子春蕩當為帑謂以函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考之於經禹貢楊州貢篠蕩大射禮蕩在建鼓之閒則蕩竹也詩曰二子重英又曰朱英綠縢則英飾也節之函以竹為之而有飾爲先儒以為畫其說是也言凡邦国之使節則使邦国者之所執非邦国使者之所執也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則英蕩之輔王命特虎人龍節而已非輔其它也

傳

陳氏禮書司關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鄭氏曰商或取貨於民間元璽節者至關關爲之璽節及傳出之其有璽節亦爲之傳傳如今所過文書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鄭氏曰節爲信耳傳說所齎操及所適 蓋掌節所謂符者凡通達於天下之節有傳也司關所謂傳者璽節之傳也漢制門關用傳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合之豈古之遺制歟 文帝十二年除之景帝四年又復之除之於無虞之時復之於警有之後然先王之於天下先事而事先患而慮不爲無虞而輕廢不爲有警而後設

左傳昭二十九年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玉名於齊侯齊侯喜與之陽穀也邑也

正義周禮澤国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杜子春云以函器盛此節謂鑄金為龍以玉為函輔盛龍節謂之龍輔此獻函不獻節故直云獻龍輔元卿云盛龍節之玉函案說文龍禱旱玉也為龍文

玉人云上公用龍今輔與龍連文故云龍輔玉名

魏虎符　兵符

史記魏公子無忌傳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破趙長平軍進兵圍邯鄲趙請救於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復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

名為救趙實挾兩公子患之數請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因問侯生曰竊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公子請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

後漢書杜詩傳魏公子假兵符以解趙圍

漢節

漢紀高后八年八月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令持節矯內勅北軍朱虛侯章欲奪節謁者不肯

文帝宋昌曰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為劉氏

武帝征和二年七月更節加黃旄

昭帝始元元年閏月遣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国

宣帝本始元年正月遣使者持節詔郡国二千石謹牧養民而風德化

列傳爰盎解節旄懷之

張騫持漢節不失自騫開外国道以尊貴云云其吏卒亦輙復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

司馬相如建節往使

嚴助以節發兵會稽

蘇武杖漢節節旄盡落

汲黯以便宜持節發河内倉粟

眭弘武帝時為符節令

淮南王安作漢使節法冠
任安盧坐買受僞節誅
江都王建僞作漢使節二十
劉屈氂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為黄
旄加上以相別
霍光與羣臣奏昌邑王變易節上黄旄以赤
咸宣自殺而杜周任用時盜賊滋起上使光禄
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
持節發兵以興擊
諸葛豐司隸去節自豐始
谷吉上書建彊漢之節承明聖之詔
光武紀持節北度河注節所以為信也以竹為
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為其眊三重

後傳馮衍與田邑書曰今以一節之任建三軍之威豈特寵其八尺之竹犛牛之尾哉

鄭衆永平八年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虜欲拜衆不爲出上疏曰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拜

孔融議東鼇節之使銜命直指

蔡行拜符節令

續百官志符節令一人凡遣使掌授節王國大夫本皆持節後去節護羌校尉注應劭漢官曰

擁節

魏氏春秋中平六年始復節上赤葆

周禮擁節注令使者所擁節是也

禮記玉藻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

注令漢使擁節既擁符也漢特使人召臣持節召之應氏云君召臣急則以二節緩則以一節

釋名節毛上下相重取象竹節

唐六典漢唯旌節餘皆號符

隋天文志畢南八星曰天節使臣所持也

天文要集天節星主奉使小而明則使中正

周有掌節之職漢有符節之令後漢符節令位次

御史中丞別為一臺令一人為臺率屬少府雖

孟張敬恭術為之

史記趙高兼行符璽令事

晋志秦符璽令漢因之位次御史中丞

趙尧傳為符璽御史

霍光傳召尚符璽郎
典瑞注若今尚符璽郎

漢銅虎符　竹使符

漢文紀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
注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
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者以竹
箭五枚長五　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
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爲
符者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
齊哀王傳王欲發兵誅諸呂魏勃紿相召平曰
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
嚴助傳建元三年東甌告急上曰吾新即位不
欲出虎符發兵郡國遣助以節發兵會稽守距

法不為發
吳王濞傳亐高侯頽當貴膠西王卬曰未有詔
虎符擅發兵擊義國
臧宣傳武帝時盜起乃使光祿大夫范昆故九
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
嚴延年傳為河南守左馮翊賈上歆召延年符
已發為其名酷後止注應劭曰符竹使符也臧
在符節臺欲有所拜召治書侍御史符節令發
符下太尉也
賈捐之傳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
馮野王傳為琅邪太守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
告養病民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
後志符節令一人尚符璽郎四人本注曰舊二

人在中王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

杜詩傳建武八年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上疏曰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召調竹使而已符第合會取為大信所以名著國命歛符威重也閒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可立虎符以絕姦端從之注符信也漢世以竹長六寸

陳球傳大守分國虎符

竇固傳詔耿秉劉張皆去符傳以屬固注專將兵者並有符傳擬合之取信

周禮掌節金節注鄭謂今漢有銅虎符

典瑞珍圭牙璋注杜子春云珍圭若今時召郡守以竹使符鄭使農云牙璋若今以銅虎符發

兵

小行人管節注若今若今竹使符

文選冊魏公文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

古人注金虎符銀錯書之

高紀秦王子嬰封皇帝璽符節注師古曰符謂諸所合符以為契者

韓信傳漢王馳入辟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

文紀奉天子璽符再拜上

漢入關符　關傳

漢紀文帝十二年三月除關無用傳注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

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
棨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古者或用棨或用繒帛
棨刻木為合符也
景帝四年春復置諸關用傳出入
宣帝本始四年正月詔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
傳終軍諸傳士步入關關吏與軍繻曰為復傳
還當以合符軍弃繻去注繻符也裂繻頭合以
為富
甯成詐刻傳出關歸家注師古曰傳所以出關
之符也
汲黯曰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如邊關注臣瓚
曰無符傳出入為闌
後傳郭丹從使者買符入函谷關曰不乘使者

車終不復出關

周禮司關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注傳如今移過所文書

蕭何以信謹守管籥

趙綰五藏㰤除關

漢尺籍伍符　漢軍法

馮唐傳對文帝曰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注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士五五相保之符信也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要節度也史記注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索隱曰尺籍

者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人
伍伍相保不容姦詐
史記循吏傳子產為相五年士無尺籍正義一
尺方板之籍書什伍相保也
晁錯傳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使伍伍有
長韓延壽東郡都試騎士五騎為伍尹賞為長
安令與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少年惡子
周禮宰夫注如今伍伯疏云漢將五人為伍伯
長也是五人之長此漢之伍法也
禮小宰聽政役以比居聽師田以簡稽注比居
謂伍籍簡稽士卒兵器薄書國語拱稽名籍也
尉繚子束伍令曰五人為伍共一符收於將吏
之所

李靖問對太宗問伍法有數家孰謂要靖曰左氏傳先偏後伍司馬法五人為伍尉繚子有束伍令漢制有尺籍五符後世符籍以紙為之失其制矣𥙷並謂五人為伍十伍為隊此其要也管子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

史記秦獻公十年初為戶籍相伍

漢鐵印文符　宮門符籍

棨傳　通籍

續百官志居宮中者皆有口籍於門之所屬宮名兩字為鐵印文符案省符乃內之注胡廣曰符用木長可二寸若外人以事當入本宮長吏為封棨傳其有官位出入令御者言其官

古今注傳以木爲之長五寸書符信於上又以板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

元紀初元五年四月令從官給事官司馬中者得爲父母兄弟通籍注應劭曰籍者爲尺二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挂之宮中案省相應乃得入也

梁王傳梁之侍中郎謁者引籍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

竇嬰傳太后除嬰門籍

京房傳頗得通籍殿中奏事

漢瑞節

周礼春官典瑞正義先鄭云牙璋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案文帝紀銅虎竹使符漢時皇帝使者之瑞節則司農之意鎮圭牙璋之等亦王使之瑞節也

漢節曰

晉礼志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節鉞於朝堂其後荀顗等所定新礼遣將御臨軒尚書授節鉞依古兵書跪而推轂之義也

漢功臣符

漢高紀六年十二月甲申始剖符封功臣曹參等爲通侯

南粵王傳漢十一年立尉佗爲南粵王與剖符通使

丹書鐵券

漢高紀六年十二月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国以永存爰及苗裔師古注帶衣帶也厲砥厲石也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

晉虎符

魏志注世語曰晉武帝世張斅為廣漢太守王濬在益州受中制募兵討吳無虎符斅收濬從事列上

宋銀字棨

宋志皇太子夜開諸門墨令銀字棨傳令信

王曇首傳閤門須白虎幡銀字棨

隋玉麟符

樊子蓋傳為河南內史文帝命留守東都曰社稷大事終以委公凡可施行不勞形迹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比之蕭何寇恂云又文帝與漢王諒約若重書召與玉麟符合則就道

木魚符

文帝紀開皇九年閏月丁丑頒木魚符於總管刺史雌一雄一　十年十月甲子頒木魚符於京官五品已上

隋青龍符　銅魚符

紀開皇七年四月癸亥頒青龍符於東方總管刺史西方以騶虞南方以朱雀北方以元武丁五年五月丁亥制京官五品已上佩銅魚符

唐銀菟符　銅魚符　交魚符　巡魚符

閤門符　閉門符　月魚　傳信符

雙龍符　麟符　青龍符　朱爵符

騶魚符　元武符　隨身魚符　平契

木契（又見下）　魚符（又見下）

高祖紀義寧二年四月辛巳停竹使符班銀菟符武德元年（五月甲子受禪改元）九月癸丑改爲銅魚符

車服志初高祖入長安罷隋竹使符班銀菟符其後改爲銅魚符以起軍旅易守長京都留守折衝府捉兵鎮守之所及左右金吾宮苑總監牧監皆給之畿內則左三右一畿外則左五右一左者進內右者在外用使第一周而復始宮殿門城門給交魚符巡魚符左右廂給開門符閉門符亦左符進內右符監門掌之蕃國亦給之雌雄各十二銘以國名雄者進內雌者付其國朝貢使各齎其月魚而至不合者劾奏傳信符者以給郵驛通制命皇太子監國給雙龍符

左右皆十兩京北都留守給麟符左二千右十九東方諸州給青龍符南方朱州朱雀符西方諸州騶虞符北方諸州元武符皆左四右三左者進內右者付外行軍所亦給之隨身魚符者以明貴賤應召命左二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皇太子以玉契召勘合乃赴親王以金庶官以銅皆題某位姓名官有二者加左右皆盛以魚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有傳符銅魚符者給封符可發驛封符及封魚函用之有銅魚而無傳符者給封函還符封函用之木契符者以重鎮守謹出納畿內左右皆三畿外左右皆五皇帝巡幸太子監國有軍旅之事則用之王公征討皆給焉左右皆十九太極殿

前刻漏所亦以左契給之右以授承天門監門

晝夜勘合然後鳴鼓

百官志司門郎中凡有召者降墨敕勘銅魚木

契然後入禮部郎掌符印門下省侍中二人發驛

遣使則給魚符符寶郎掌符節内官司寶掌

符契

六典符寶郎主符三十人志四人主節才八人一曰

銅魚符二曰傳符三曰隨身魚符四曰木契五

曰旌節礼部凡内外百官有魚符之制並出於

門下省

會要西蕃諸國通唐使處悉置銅魚各十二皆

銘其國名如貢使正月来貢第一魚餘月准此

閏月則賫本月校其雌雄合乃依常礼待之差

開元十六年十一月五日鴻臚卿奏蕃國銅魚多有散失望令所司改鑄制可

景龍三年十月勅宮殿皇城京城禁苑門左右内外各給交魚一合巡魚符一合左廂給閤門魚一合右廂給閤門魚一合右皆將付監門非時除閑用之

咸亨五年九月敕諸州都督刺史及上佐見執魚契者中間遷改須有分付其有遷改魚三官者猶待攝官

永泰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刺史都護長史有犯者降魚書停務

大曆十二年五月十日敕刺史替及別追降魚

書然後離任自廣德後不行此制
正元三年十月有司請舉舊制
太和五年四月鑄銅魚賜麟州
楊綰言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皆降魚書乃得
去開元時置采訪使得專停刺史咸柄外移

唐金魚符　金契

見賜蠻夷物門

唐旌節　節樓

車服志大將出賜旌以顓賞節以顓殺旌以絳
帛五丈粉畫虎有銅龍一首纏緋幡紫縑為袋
油囊為表節懸畫木盤三相去數寸隅垂赤麻

餘與旌同

百官置符寶郎凡命將遣使皆請旌節節度使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樹六纛入境州縣築節樓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旌幢居中大將鳴珂金鉦鼓角居後州縣齋印迎于道左視事之日設礼案高尺有二寸方八尺判三案罷扶則以節度使印自隨留觀察使營田等印鏁節樓堂以節院使主之祭奠以

國朝三朝志旌節唐天寶中置凡命節度使有司給門旗二旌一節一麾槍二豹尾二金節隋制也黑漆竿上施圓盤周綴紅絲拂八層黃纁龍袋籠之王公以下皆有節制同金節韜以碧韝之旌節有韜豹尾神旗纛[illegible]戟纛

令狐楚云旌惟進善節以詰姦
柳宗元平淮夷雅金節煌煌錫肯雕戈犀甲熊
祈威命是荷
劉王復滑州節記受賑之日掌節者以王命傳
信俾先啓行至則考善地庇豊屋毳旆以翼之
歌鍾以樂之非征戈宴犒申威行令未嘗出

唐木契

六典太府寺凡木契九十五隻二十五隻與少
府將作苑總監七十隻與庫官合注大府寺管
木契七十隻十隻與左藏東庫合十隻右藏內
庫十隻外庫十隻東都左藏庫十隻右藏庫九
雄一雌九雄主簿掌一雌庫官掌又五隻與右

藏朝堂庫合五隻與東都左藏朝堂庫合金部
置木契與應出物之司相合以明出納之務注
一百一十隻二十隻與大府寺合云云倉部木契
一百枚
百官志倉部以木契百合諸司出納之數
會要開元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勑平盧幽州太
原翔方可西隴右劒南等七道節度各置木契
周天官大府秦漢以下不置并於司農少府梁
天監七年始置九府後魏太和改少府爲大府

宋太平興國樞密院銀牌

三朝志唐制差發驛遣使則門下省給傳符以通天下之信皇朝符券皆樞密主之舊有銀牌給乘驛者闊一寸半長五寸刻隸字曰勅走馬銀牌貫以韋帶後罷之給券謂之頭子興國三年有詐乘驛者遂罷樞密院券別制新牌闊二寸半長六寸易以八分書上銀二飛鳳下級二麒麟貫紅絲條端拱中多遺失之者二年二月戊午又罷篆書銀牌復給樞密院牒

乾道八年樞密院置雌黃青字牌

紹興四年改黑漆紅字

淳熙三年尚書省置雌黃青字牌紹熙五年改黑漆黃字

周顯德六年三月癸酉罷銅魚

宋祥符木契

祥符元年六月辛丑命皇城司製安遠門木契以車駕諸施中由之也

熙寧六年八月詔鐵縣都保置木契左留司農寺右付其縣凡追閲試則出契

宋康定魚符

康定元年五月八日翰林承旨丁度等言准送下翰林學士王堯臣如知制誥秉清臣啓請制軍中傳信牌及符事并端明殿學士李淑應詔檢閲故事令兩制與端明殿學士祥定聞奏者詳所奏軍中符信切要杜絶姦詐合機宜今請下

有司造銅兵符給諸路總管主將每發兵士三百人或全指揮以上即用又別用傳信朱漆木牌應係軍中往來之處每傳達號令關報會合事宜及發起軍士三百人以下即用又撿到符彥卿軍律有字驗亦乞於移牒傳信牌上兩處參驗使用一銅兵符漢制銅鑄刻虎形令聞皇城司見有木魚契乞令有兵司約只約用木契形狀精巧鑄造陝西五路每路依漢制各給一至二十計二十四面更換給用仍示公謀爲貼驗一傳信木牌先朝舊制合用堅木朱漆之長六寸闊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字云某路傳信牌却池置槽牙縫相合又鑿二竅置筆墨上帖紙書所傳達事用印〻號上以皮繫軍吏

往來之須臨陣傳言應有取索並以牌為信憑其上如已曉會施行訖復書牌上遣回今遣有司造牌每路各合一面為樣令本司依此製造分給諸處更換使用城寨分屯軍馬事往來關會之處亦如數給與之詔從之八月二十四日端明殿學士李淑等言參酌古制定銅符木契傳信牌形制及施用條件

銅符之制上刻篆字曰某處發兵符下鑄虎豹為飾而中分之右符五左旁作虎豹頭四左符一右旁為四竅令可契合又以篆文相向側刻十千字為號右五符留京師左符降付諸處總管鈐轄知州軍事官高者掌之凡樞密院下符發兵第一至第五周而復使指揮三百又五十千人用一虎一

豹五千人以上用雙虎雙豹宣云下第一符發
兵若干所在取左符勘記即發兵與使者復緘
右符以還木契上下題某處契中部之上三段
中為魚形題一二三次第下一段刻空魚令可
契合上三段留總管鈐轄司下一段付諸州軍
城寨主掌之每發兵所在驗下契與上契合即
發兵傳信牌中為池槽藏筆墨紙令主將掌之
每臨陣傳命書紙內牌中持報兵官復書事內
牌中而還仍臨事密以字號為驗詔有司製造
仍令淑領其事
慶曆元年十月十九日端明殿學士李淑等言
准勅鑄造符契傳信牌下諸路今已了畢取右
符送樞密院其左符契牌勅等欲自當所候差

到使臣封印發遣諸路依奏

實録康定元年十月乙未下有司製銅符木契

傳信牌慶曆元年十月己亥罷銅符木契

傳信牌

宋咸平傳信牌以漆木為之長六寸闊三寸後背刻字而中分之置鑿枘令可合又穿二竅容筆墨上施紙扎每臨陣則分而持之或傳令則書其言而係軍吏之項至彼合契乃書而復命焉

實録咸平中石普建言軍中號令遣人馳告之慮為奸詐請持破錢合而為信帝因而傳令牌

宋魚契　勘箭

宋皇祐二年九月十四日庚子皇城司上新作文德殿香檀魚契〻有左右左畨中右付本司各長尺有一寸博二寸八分厚六分刻魚形鑿枘相合縷金為文章駕至門勘契官執右契奏閤門使降左契勘官跪奏勘畢奏云外契合契

勘契之式不見於開元開寶禮咸平初載於儀注凡勘箭左右金吾仗司主之凡宣德門出左仗主之景灵宮入右仗主之太廟入左仗主之南薰門入則勘出則否

熙寧四年王珪議罷勘箭元豐元年陳襄請罷勘契

銅魚符

神宗熙寧五年六月十八日丙寅詔西依坊鑄造銅符三十四副給左契付諸門右契付大内鑰庫上以京城門禁不嚴素無符契命據家左右給納以戒不虞而啓閉之法密矣

七年九月癸提又請置三十七符〻有正副以識縣及諸道矣分隸皆給虎符癸丑從之

神宗史志皇城司掌宮城出入之禁令凡門給銅符二鐵牌一左符留門右符請鑰鐵牌則請鑰者自隨以時參驗而啓閉之

宋虎符

宋建炎三年五月二十六日癸卯改鑄虎符樞密院主之其制以銅為之長六寸闊三寸刻篆而中分之以左契給諸路右契藏之

銅虎符

宋紹興五年四月乙卯改鑄東南十將京畿第二將紹興銅虎符

宋門符

宋建炎三年門符制以繒裹紙板謂之號皇城司掌之救入禁衛號黃綾八角三千道入殿門黃絹以方一千道入宫門黃絹以圖八千道入皇城門黃絹以長三千道紹興　月所定也

後更宫門号以緋紅絹方黃城黃門以緋紅絹

圓遂爲用之後復畫以黃或方或圓各隨
其制

宋藩邸旌節

宋紹興三十二年八月一日孝宗紹藩邸旌節
迎詣天章閣安奉從禮部太常之請也
紹興三年正月辛未賜劉光世兩鎮節度使印
及別賜寧國軍旌節自是爲例

檄牌　金字牌　青字牌　紅字牌

宋紹興二年又有檄牌其制有金字牌青字牌
紅字牌紅字牌金字牌者日行四百里郵置之
最速遞也凡赦書及軍機要切則用之由內侍
省發遣焉乾道末樞密院置雌黃青字牌日行
三百五十里軍期急速則用之淳熙末趙汝愚

在樞莞乃作黑漆紅字牌奏委諸路提舉官催督歲校遲速最甚者以議賞罰其後尚書省亦踵行之仍命遞州通判具出入界日時狀申省久之稽緩復故紹熙末遂置擺舖焉

遼金魚符

遼使金魚符七枚黃金鑄長六寸各有字號每魚左右判合之有事以左半先授守將使者執右半大小長短字號合然後發兵事訖歸于內府

遼銀牌

遼史銀牌二百面長尺刻以國字文曰宜速又曰勑走馬牌國有重事皇帝以牌親授使者手

劄給驛馬若干驛馬闕取它馬代法晝夜馳七
百里其次五百里所至如天子親臨須索更易
無敢違者使回皇帝親受之手封牌印郎君取
掌

遼木契

遼史木契正面爲陽背面爲陰閤門喚仗則用
之朝賀之禮宣徽使請陽面木契下殿至於殿
以契授西上閤門使云授契行勘々官契声喏
跪授契擧手勘契同俛興鞠躬奏內外勘契同
閤門使云准勅勘契行勘々契官執陰面木契
声喏平身立少退近後引声云將軍門仗官齊
声喏勘契官云內出喚仗木契一雙准勅付左
右金吾仗行勘々契官云合不合門仗官去合

凡在勘契官云同不同門仗官云同亦再勘契
官近前鞠躬奏勘官左金吾引駕仗匀 都知
某官某對御勘同平身少退近後右手擧契云
某契謹付閤門使進入閤門使引身喏門仗官
下声喏勘契官跪以契授閤門使上殿納契宣
徽使受契閤門使下殿奏勅喚仗

木箭

遼史木箭内箭為雄外箭為雌皇帝行幸則用
之還宮勘箭官執雌箭東上閤門使執雄箭如
勘契之儀詳具禮義志

契丹銀牌

契丹銀牌三道用金鍍鈒成有急事用此牌帶

項上走馬於南北大王處抽發兵馬餘事不用

牌上番書一朕字

契丹長牌

契丹長牌七十二道用金鍍銀成番書走馬二字帶在腰邊左邊走馬諸處五京索物

契丹木刻牌

契丹木刻牌十二道左面七刻番書急字右面刻番書永字金鍍銀葉長一尺二寸諸處取要物抽發兵馬帶右腰間左邊走馬

國朝

牌面

凡隨

駕官員力士校尉須憑牌面守衛其牌面

內官印綬監掌官輪直官員人等於簿上明

白附寫花名畫字給領如遇直下務要交割

明白勾銷庶無差失其在外新設衛所申索

守禦夜巡銅牌須要定奪數目編置字號移

咨禮部鑄印就送該府給發

符驗

凡在內公差人員係干軍情重務及有

特旨差遣給驛本部填給勘合所差人員轉

內府關領符驗給驛前去事完就便銷繳

勘合

凡本部應有行移并催攝一應公務須將出
事緣由闡寫手本赴
內府關填勘合照會各部政司劄付直隸府
州務要將坐去事件施行作急回報遇每年
終查理但有未完事件將备府州縣承行官
吏具奏題問務要完結

金牌

金國每遣使出外佩金牌次佩銀牌送昭自今
乘驛者給銀牌

國朝鐵券

公鐵券一樣高一尺闊一尺六寸五分二樣高
八寸五分闊一尺五寸五樣高八寸闊一尺四
寸五分
伯鐵券六樣高七寸五分闊一尺三寸五分七
樣高六寸五分闊一尺二寸五分

唐功臣鐵券銘

代宗紀廣德元年七月壬子給功臣鉄券藏名于太廟圖形凌煙閣

劉昫求傳景雲二年詔賜寶封銘諸鉄券以傳其功

陸贄集有賜李納王武俊安西管内黄姓鉄券文

鉄券始於漢丹書鉄契

唐禁衛門籍

百官志左右監門衛掌諸門禁衛及門籍文武官九品以上每月送籍於引駕仗及監門衛衛以帳報内門凡朝参奏事待詔官及繖扇儀仗

出入者閲甚數監察御史正門無籍天授中詔側門置籍得至殿庭司門郎中掌門閤出入之籍凡著籍月　易之

儀衛志平明傳點畢內門開監察御史領百官入夾階監門校尉二人執門籍曰唱籍既視籍序班于通朝象門南武居文之次入宣政門至閤門亦如之　階校尉千人同唱

會要正元八年十月復命金吾置門籍

唐府兵符契

見兵制

唐魚書

百官志大理司直評事掌出使推按凡承制推凡請魚書以往

唐錢鏐武肅鐵券

唐錢鏐鐵券形宛如瓦高尺餘闊二尺許券詞
黄金商嵌一角有斧痕

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
帝若曰咨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
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
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
使持節潤越等州諸軍事兼潤越等州刺史上
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十户食實封一百户錢
鏐朕聞銘鄧隲之勲言垂漢典載孔悝之德事
美魯經則知褒德策勲古今一致頃者董昌僭
偽爲昏鏡水狂謀悪貫流染齊人而爾披攘兇
渠盪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主靈其機也

氛祲清其化也疲羸泰拯甦越於塗炭之上即無私為保餘杭於金湯之間政有經矣志奬王室續冠侯藩溢于祈當流在冊素雖鍾鏤劃五熟之釜竇憲勒燕然之山未足顯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版中以誓詞長可有似帶之期泰山有如拳之日唯我念功之旨承將延祚子孫使鄉長襲寵崇勳祿富貴鄉怒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